

基于语料库的《一桶白葡萄酒》汉译本翻译风格比较研究

——以陈良廷和曹明伦两译本为例

周 利

贵州财经大学外语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6年4月5日；录用日期：2026年4月30日；发布日期：2026年5月15日

摘 要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方法，以埃德加·爱伦·坡短篇小说《一桶白葡萄酒》的英文原文及其两个代表性汉译本为对象，自建英汉平行语料库，对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进行系统性比较与分析。研究从词汇、句法、语篇三个层面展开量化统计与质性探讨，旨在客观揭示两译本在语言特征上的异同，并探究其风格差异背后的成因。结果显示：曹译本用词丰富正式、句法复杂、注重形合；陈译本用词简洁明了、句式短小、偏向意合。研究发现，这些差异与两位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身份角色及翻译理念密切相关。

关键词

语料库翻译学，《一桶白葡萄酒》，翻译风格

A Corpus-Based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nslation Styles in the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Cask of Amontillado*

—Taking the Translations by Chen Liangting and Cao Minglun as Examples

Li Zho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pril 5, 2026; accepted: April 30, 2026; published: May 15,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the methodology of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styles of two Chinese translators, using the original English text of Edgar Allan Poe's short story *The Cask of Amontillado* and its two representative Chinese translatio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 self-built English-Chinese parallel corpus was utilized. Through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and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at the lexical, syntactic, and textual levels, the research aims to objectively reveal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the two translated versions and explore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ir stylistic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ao Minglun's translation features richer and more formal vocabulary, more complex syntax, and a greater emphasis on hypotaxis, whereas Chen Liangting's transl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concise and clear wording, shorter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a preference for parataxi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se dif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and translation philosophies of the two translators.

Keywords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ask of Amontillado*, Translation Styl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埃德加·爱伦·坡作为哥特小说与侦探文学的奠基者，其作品以精巧的叙事结构、细腻的心理刻画及独特的恐怖美学闻名于世。短篇小说《一桶白葡萄酒》(*The Cask of Amontillado*)堪称其叙事艺术的典范，它通过第一人称叙事者蒙特里梭冷静到近乎残忍的自述，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完美复仇。小说通篇弥漫的反讽、双关与不可靠叙事，不仅营造出令人窒息的哥特氛围，也对译者的理解与再现能力提出了极高的挑战。随着爱伦·坡作品在中文世界的广泛传播，《一桶白葡萄酒》产生了多个有影响力的汉译本。其中，陈良廷等人的译本和曹明伦的译本颇具代表性。虽有学者已对两译本进行多维度阐释，但由于相关研究多基于对小说文本的定性解读，难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局限。

近年来，语料库翻译学的兴起为翻译风格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路径。通过自建译本平行语料库，研究者可以对词汇、句法、语篇特征等进行大规模的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从而超越传统赏析的主观局限，以客观数据揭示译者隐性的翻译风格偏好。基于此，本研究拟采用语料库方法，对两译本进行量化统计与定性分析，为既有的文学解读提供实证支持，也进一步发掘此前研究中未被揭示的文本意义。

2. 语料库与翻译风格研究概况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以语言学理论和翻译理论为基础，运用概率统计工具聚焦于大规模双语语料库。通过整合语内与语际的比较，该研究在历时与共时两个层面描述并解释翻译现象，从而探索翻译的本质[1]。翻译风格研究是基于语料库翻译学研究领域中的热门话题，重点在于探索和阐述翻译文本中的语言模式及其独特特征。Mona Baker 是基于语料库开展翻译风格研究的先驱。在 2000 年发表的《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Literary Translator》一文中，她率先将语料库应用于译者风格研究，指出翻译风格可体现为译者在其译文中展现的个性化的语言特质[2]。她所构建的翻译风格分析框架，

在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领域内得到了广泛应用。在该框架下,她提出的一系列典型指标(诸如类符形符比、句子的平均长度及特色动词使用等)常被采纳,用以评估特定译者或翻译作品的风格特征[3]。

3. 原文本语言风格特征分析

《一桶白葡萄酒》作为爱伦·坡哥特短篇小说的经典文本,在词汇选用、句式组织与语篇建构层面均呈现出鲜明稳定的语言特征。

原文在词汇上以书面化表达为主,叙事措辞客观克制,极少使用口语化与情绪化表述,以冷峻的语言质感奠定全篇压抑的叙事基调。句法上以长句与复合句为核心句式,借助从句与多层修饰实现信息高度整合,句式结构规整、层次清晰,形成沉稳而严密的叙事节奏。在语篇建构层面,原文呈现典型的形合特征,主要依靠连词、代词等显性衔接手段明确句间逻辑关系,衔接严谨且指代清晰。同时,全文叙事语气高度内敛,几乎不使用感叹词与情感类语气助词,以不动声色的叙述强化反讽意味与哥特式恐怖效果。

4. 研究设计

4.1. 语料选择

本研究的语料选择包括了《一桶白葡萄酒》的英文文本和两个中译本。这两个中译本分别是曹明伦的译本和陈良廷等人的译本。目前曹明伦译本是市场影响力最大、再版最多的译本。自1995年翻译出版《爱伦·坡集》(目前最完整的爱伦·坡作品中译本)后,其译本被多家出版社以不同选集形式反复出版。而陈良廷等人合译本较早进入市场,是重要的普及型译本。例如,他与徐汝椿合译的《爱伦·坡短篇小说集》于1982年出版,第一版就印了四万本,为后续爱伦·坡作品在国内的传播奠定了广泛的读者基础。

4.2. 研究问题

本文运用语料库分析方法,旨在探究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 (1) 两译本在词汇、句法及语篇层面的特征存在何种差异?
- (2) 上述差异反映出两译本具有怎样的翻译风格?
- (3) 两译本翻译风格产生差异的成因是什么?

4.3. 研究工具与方法

笔者对《一桶白葡萄酒》进行了一(英)对二(中)平行语料库建设。在完成所选文本的收集工作后,笔者对所得语料进行了清洗,删除不必要的注释部分,仅保留两译本正文部分,作为数据的基本来源;使用 ABBYY Aligned 软件对两译本进行平行句级对齐;使用 CorpusWordParser 软件对两个中译本分别进行分词、词性标注;将处理好的文本导入 Word Smith 9.0 软件进行检索和统计,获取研究数据。

5. 结果与讨论

5.1. 词汇层面

在语料库翻译研究中,类符/形符比常被用于衡量文本的词汇多样性。其中,形符指文本中出现的所有单词总数,类符则为不重复的词形数量。目前的研究多采用标准化类符形符比进行分析,该比值越高,通常意味着文本用词越丰富、变化性越强。经过统计(见表1),结果显示曹译本中形符数为1972,类符数为1165,标准类符/形符比为65.10%;陈译本中形符数为1768,类符数为1030,标准类符/形符比为63.90%。由上可知,曹译本的 STTR 略高于陈译本的 STTR,这说明曹译本的用词比陈译本更为丰富多样。

结合原文正式严谨的词汇特征可以看出，曹译本在措辞上更贴近原文的风格，注重语义层次与表达精度，较好地延续了原文冷静克制的叙事口吻。相比之下，陈译本更偏向通俗简明的表达，用词直白流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文的书面色彩，更符合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

Table 1. Tokens, types and STTR values of three texts

表 1. 各文本形符、类符及 STTR 值

	原文本	曹译本	陈译本
形符	2335	1972	1768
类符	799	1165	1030
STTR 值	42.85%	65.10%	63.90%

例如：

原文：The thousand injuries of Fortunato I had borne as I best could, but when he ventured upon insult, I vowed revenge [4].

陈译：福吐纳托对我百般坑害，我都尽量忍在心头，可是一旦他胆敢侮辱我，我就发誓要报仇了[5]。

曹译：对福尔图纳托加于我的无数次伤害，我过去一直都尽可能地一忍了之。可当那次他斗胆侮辱了我，我就立下了以牙还牙的誓言[6]。

曹译通过更具层次感和正式性的词汇选择提升了词汇丰富度，将“the thousand injuries”译为“无数次伤害”，比陈译的“百般坑害”在数量表述上更精准，“一忍了之”相较于“忍在心头”更具书面化凝练感，尤其以“立下了以牙还牙的誓言”替代“发誓要报仇了”，既用成语“以牙还牙”丰富了表达的文化内涵与语义张力，又以“立下誓言”的正式表述强化了语气的庄重性；而陈译的词汇选择更偏向口语化与简洁化，“忍在心头”“发誓”等词汇通俗直白，无复杂修饰与内涵延伸，词汇丰富度相对较低，更侧重核心语义的直接传递。

5.2. 句法层面

在句法层面，平均句长是衡量文本难易度与可读性的重要指标，其计算方式为总形符数除以句点标记个数。一般而言，平均句长能够反映句子的复杂程度，具体表现为：平均句长越长，句子复杂度越高；反之，平均句长越短，句子复杂度越低[7]。统计分析(见表 2)显示，曹译本的平均句长为 7.79，而陈译本的平均句长为 7.38，因此，陈译本的平均句长略低于曹译本，句子相对来说更简洁，易读性更强。

原文以长句、复合句为主，结构繁复且逻辑层次清晰。曹译本在句法组织上更接近原文的句式特征，保留了较高的信息密度与完整的句法结构，使叙事节奏更贴近原文的沉稳缜密。陈译本则将长句拆解为短句流水句，完成了面向汉语表达习惯的创造性转换，句式更轻快流畅。

Table 2. Average sentence length of the two translated versions

表 2. 两译本平均句长

	曹译本	陈译本
句子数量	252	238
平均句长	7.79	7.38

例如：

原文: I took from their sconces two flambeaux, and giving one to Fortunato bowed him through several suites of rooms to the archway that led into the vaults. I passed down a long and winding staircase, requesting him to be cautious as he followed [4].

陈译: 我从烛台上拿了两个火把, 一个给福吐纳托, 领他穿过几套房间, 走进拱廊, 通往地窖, 走下长长一座回旋楼梯, 请他一路跟着, 随处小心[5]。

曹译: 我从他们的灯台上取了两支火把, 将其中一支递给福尔图纳托, 然后点头哈腰地领他穿过几套房间, 走向通往地窖的拱廊。我走下一段长长的盘旋式阶梯, 一路提醒着紧随我后边的他多加小心[6]。

曹译的句子结构显著更为复杂, 如将“取火把”、“递给”、“领穿房间”、“走向拱廊”等一系列动作高度整合、凝练在一个信息密度极大的长句中, 其内部精密地组织了逻辑层次, 这种处理方式刻意拉长了平均句长, 营造出一种周密且带有强烈描述性与逻辑性的书面叙事腔调。相比之下, 陈译则将这一情节切分为数个短促的流水句, 其平均句长因而明显缩短。这种短句群组舍弃了繁复的内部修饰, 转而强化了动作的即时性与场景切换的流畅感, 生成了一种节奏明快、生动如画且更贴近口语讲述风格的语言效果。

5.3. 语篇层面

5.3.1. 衔接与指代——连词和代词的使用

现有相关研究多借助形合和意合两个概念, 描述翻译语篇的衔接连贯性。形合指通过显性的语言形式手段(如形态变化、关系词、连接词及代词等)实现句际与篇章的逻辑连接; 意合则依靠语义的内在关联与内容推进来维系语篇连贯, 较少依赖形式连接成分。英语多呈现形合特征, 常借助代词与连词来明确指代关系与句间逻辑; 汉语则倾向于意合, 句间衔接多依赖意义贯通, 连词与代词的使用相对较少。基于这一差异, 本研究将代词与连词的使用作为观察两译本衔接与连贯的重要指标。

经过统计(见表 3), 曹译本中使用的代词数为 391, 连词数为 60, 总数为 451, 占其形符总数 22.87%; 陈译本中使用的代词数为 291, 连词数为 23, 总数为 314, 占其形符总数 17.76%。由此可见, 二者在功能词使用上存在明显差异。

原文以形合为主要衔接方式, 逻辑关系依赖显性标记呈现。曹译本高频使用连词与代词, 是对原文衔接机制的忠实再现, 语篇逻辑严谨清晰; 而陈译本则大幅缩减形式衔接成分, 转而以简洁直白的意合方式推进叙事, 属于对原文形合特征的策略性简化。

Table 3. The number of conjunctions and pronouns used in the two translated versions

表 3. 两译本连词、代词使用数量

	曹译本	陈译本
连词	60	23
代词	391	291
总数	451	314
占比	22.87%	17.76%

例如:

例(1) 原文: “As you are engaged, I am on my way to Luchesi. If any one has a critical turn, it is he. He will tell me-”

[4]

陈译: “瞧你有事, 我正想去找卢克雷西呢。只有他才能品酒。他会告诉我——” [5]

曹译：“因为你忙，我我正想去找卢切西。如果说还有人能分出真假，那就是他。他会告诉我……” [6]

曹译通过系统性地增补与显化连词结构，使得逻辑环环相扣。其中，“因为”明确了因果，“如果说……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假设复句框架。这种处理将原文中相对含蓄的逻辑关系全部外显为严谨的书面论证，体现了译者对语句内部因果与条件关联的深入剖析。相比之下，陈译则简化了形式逻辑标记，仅以“瞧你有事”这一口语化表达隐含因果，后续则完全放弃了条件句的关联词结构，将其转化为一个直接的强调陈述句：“只有他才能品酒。”这种翻译策略选择以中文的意合传统与对话语境来传递逻辑，使整体对话节奏更紧凑，更贴近生活口语中跳跃、简洁的交流实感。

例(2) 原文：You, who so well know the nature of my soul, will not suppose, however, that I gave utterance to a threat [4].

陈译：您早就摸熟我生性脾气，总不见得当我说说吓唬人[5]。

曹译：你对我的脾气了如指掌，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我的威胁是虚张声势[6]。

曹译中规中矩的“你”与陈良廷译本刻意为之的“您”，展现了二者在建构叙述者与读者关系上的根本分歧。曹译的“你”平实而中性，它准确地转译了原文泛指读者的功能，维持了一种客观、普遍的陈述距离，其重点在于传递“了解脾性”这一事实信息，传递了其追求语义对等与逻辑清晰的风格。而陈译的“您”则是一个富含社交与修辞色彩的选择，它将普遍的读者个体化为一位受到尊重的、熟识的倾听者，从而构建了一个私密且带有共谋意味的对话情境。这一敬称不仅完成了指代，更是一种精巧的叙事策略，它通过贴近中文口语交际习惯的尊称，极大地缩短了虚构文本与真实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使读者不由自主地被代入为叙述者的知心密友，增强了故事的沉浸感与说服力。

5.3.2. 情感传达——感叹词的使用

此外，笔者还选择了感叹词(“吧、呢、啦、啊”)的使用来考量各译本的情感传达。这类微小且边缘的语言成分，却能揭示译者潜意识的风格偏好、对叙事语气的操控以及与目标读者建构关系的策略，这是传统以核心词汇和句法为主的分析所难以捕捉的。正如 Baker 所指出的，译者风格往往体现在对一系列“语言习惯用法”的偏好上，这些习惯可能并非有意识的选择，却构成了译者独特的“指纹” [2]。经检索统计，曹译本中使用的感叹词数为 15，陈译本中使用的数量为 37。由此可见，陈译本通过更多感叹词来主动增强语篇的口语化色彩与情感互动性。

原文整体语气冷峻克制，极少使用情感类语气词。曹译本感叹词使用频率较低，较好维持了原文冷静内敛的叙事基调。陈译本则通过更多感叹词增强语气的起伏与互动感，使叙事更贴近口头讲述的氛围，在情感传递上更为外露。

例如：

例(1) 原文：I continued as was my wont', to smile in his face, and he did not perceive that my smile now was at the thought of his immolation [4].

陈译：还是照常对他笑脸相迎，可他没看出如今我是想到要送他命才笑呢[5]。

曹译：我一如既往地冲他微笑，而他丝毫没看出当时我的微笑已是笑里藏刀[6]。

例(2) 原文：“Nitre,” I replied. “How long have you had that cough! [4]”

陈译：“硝，”我答道，“你害上那种咳嗽有多久啦？ [5]”

曹译：“硝石。”我回答，“你这样咳嗽有多久了？ [6]”

在例(1)中，陈译于句末增添的“呢”字，并非简单的疑问，而是将谋杀这一行为，转化为一种略带

嘲讽和戏剧性揭示的口吻，从而拉近了叙述者与读者分享秘密的距离。相反，曹译则完全舍弃此类语气成分，以客观陈述保持了冷静克制的行文风格。在例(2)中，这一对比更为直观：陈译选用“有多久啦”，其中的“啦”字使问句听起来更像日常关切的寒暄，自然且富有生活气息；而曹译的“有多久了”则仅保留了标准的完成态标记“了”，疑问语气清晰但情感色彩中性，更贴近一种医生问诊式的客观询问。

6. 差异成因分析

6.1. 时代背景

两位译者在翻译《一桶白葡萄酒》时呈现出的系统性风格差异，其原因之一在于各自所处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中。陈良廷先生的主要翻译活动集中于二十世纪中后期，其译作《爱伦·坡短篇小说集》从约稿到1982年最终出版，历经政治与文化环境的巨大波动，这一过程本身便是特定历史时期外国文学译介坎坷命运的缩影。该时期的翻译工作承载着为中文世界引介、普及经典文学的启蒙使命，其核心导向在于使外来文本顺利融入本土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期待。因此，翻译策略整体倾向于“归化”，追求语言流畅、叙事生动，旨在降低接受门槛，实现文化的有效输送。

与此形成对照，曹明伦教授系统翻译爱伦·坡的时期已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并加入了《伯尔尼公约》等国际版权体系。他受托翻译的《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是中美签约合作的项目，其诞生于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对等、学术规范日趋严谨的时代。于是合作出版，拥有最终审稿权的美方不仅对中译文质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且对每部作品的译者也提出了苛刻的要求。美方要求对原书内容不得有任何增减，甚至连译者加注也受限制[8]，曹明伦先生的翻译因而重点放在保留原文的内容细节上，翻译策略整体倾向于“异化”，确保译文能满足国际文化传播对经典译本准确性、权威性的要求。

6.2. 译者身份

其次，两位译者截然不同的学术身份与职业定位，从根本上规约了他们审视原文、处理文本的立场与方法。陈良廷先生作为坚守于翻译的寂寞天地的中国建国后第一代翻译家，他的工作重心在于跨越语言障碍，将原著转化为符合中文文学审美、能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因此，他的翻译笔法潇洒超脱而又不失内在的激情和现实主义的深度，其翻译的国外文学作品，语言则朴实、大众化，为读者所喜闻乐见。

相比之下，曹明伦教授则兼具学者与译者的双重身份。其1971年参加工作，现为四川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与翻译理论研究者，他的翻译实践有着明确的学术自觉与研究导向。他承接的《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翻译项目，本身即是中美学术合作的一部分，需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并面向对权威性、完整性有更高要求的专业读者和研究者群体。这种身份使其在处理文本时，不仅关注信息的传递，更注重对原文复杂文体风格、精密逻辑结构乃至文化细微差别的学术体现，其翻译行为因而同时是研究与阐释的过程。

6.3. 个人翻译理念

最终，这些差异最直接的驱动因素，在于两位译者所秉持的不同的个人翻译理念与美学追求。陈良廷先生的理念朴实而深邃，即“要译得中国人能看懂”，这并非降低标准，而是将可读性和可接受性置于核心地位。其译文体现出的意译倾向，正是为了摆脱原文表层结构的束缚，深入挖掘作品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并用最精炼明净、潇洒超脱的中文笔触予以重现。

曹明伦教授则明确提出了“最接近、最自然”的翻译原则。他对该原则的解释是：“最接近”指译文

应在意义、语气、情感及文体风格等维度上最大限度地贴合原文；“最自然”则强调译文的语言表达应流畅自然。此外，他还指出翻译具有文本目的与非文本目的：其中文本目的旨在帮助读者通过译文准确理解并欣赏原文的思想内容与文体风格，因此曹明伦先生在翻译时“尽可能使源语语言与目标语语言意义相近、功能相当、文体相仿、风格相称”。这个文本目的的背后是为了实现文化目的，即“为本民族读者奉献读之有益的译作，为本民族作家提供可资借鉴的文本”[9]。

7. 结语

本研究基于语料库方法，对《一桶白葡萄酒》陈良廷、曹明伦两译本的翻译风格展开量化统计与质性分析，以原文风格特征为参照，系统呈现了两位译者在词汇、句法、语篇层面的语言选择差异。研究显示，曹明伦译本整体更贴近原文正式严谨、形合主导的叙事特征，呈现出忠实再现的风格取向；陈良廷译本则偏向简洁通俗、意合为主的表达，兼具策略性简化与创造性转换的处理特点。两种风格并无优劣之分，均是译者在特定时代语境、身份定位与翻译理念下做出的合理选择，分别从经典还原与大众传播维度实现了爱伦·坡哥特叙事风格的中文转译与传递。

需要明确的是，本研究是基于单一文本的个案研究，所得结论主要用于解释两位译者在处理《一桶白葡萄酒》这一特定文本时所展现的风格倾向，不宜直接推广至两位译者的全部译作。本研究发现的风格倾向可能反映了译者在特定文本、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典型处理策略，而非对其整体翻译风格的绝对化判定。未来研究可基于爱伦·坡多篇作品构建更大规模的平行语料库，进一步验证、补充与拓展本研究结论，从而更全面、稳健地揭示两位译者的整体翻译风格特征，为语料库视角下的译者风格研究提供更充分的实证支撑。

参考文献

- [1] 王克非. 语料库翻译学探索[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 [2] Baker, M. (2000)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 *Target*, 12, 241-266. <https://doi.org/10.1075/target.12.2.04bak>
- [3] 李南春, 罗国太. 语料库驱动下《白鲸》三个汉译本风格研究[J].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5, 38(5): 40-46.
- [4] Poe, E.A. (1999) *The Cask of Amontillado*. Recorded Books.
- [5] 陈良廷, 徐汝春, 马爱农.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 [6] 曹明伦. 爱伦·坡暗黑故事全集[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
- [7] 韩丹, 张志军. 基于语料库的《阿Q正传》俄译本翻译风格对比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3(1): 105-116+148.
- [8] 曹明伦. 爱伦·坡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纪念爱伦·坡 200 周年诞辰[J]. 中国翻译, 2009, 30(1): 46-50+93.
- [9] 曹明伦. 一个文学译者的心声: 将热爱升华为使命[J]. 中华译学, 2025(1): 24-31.